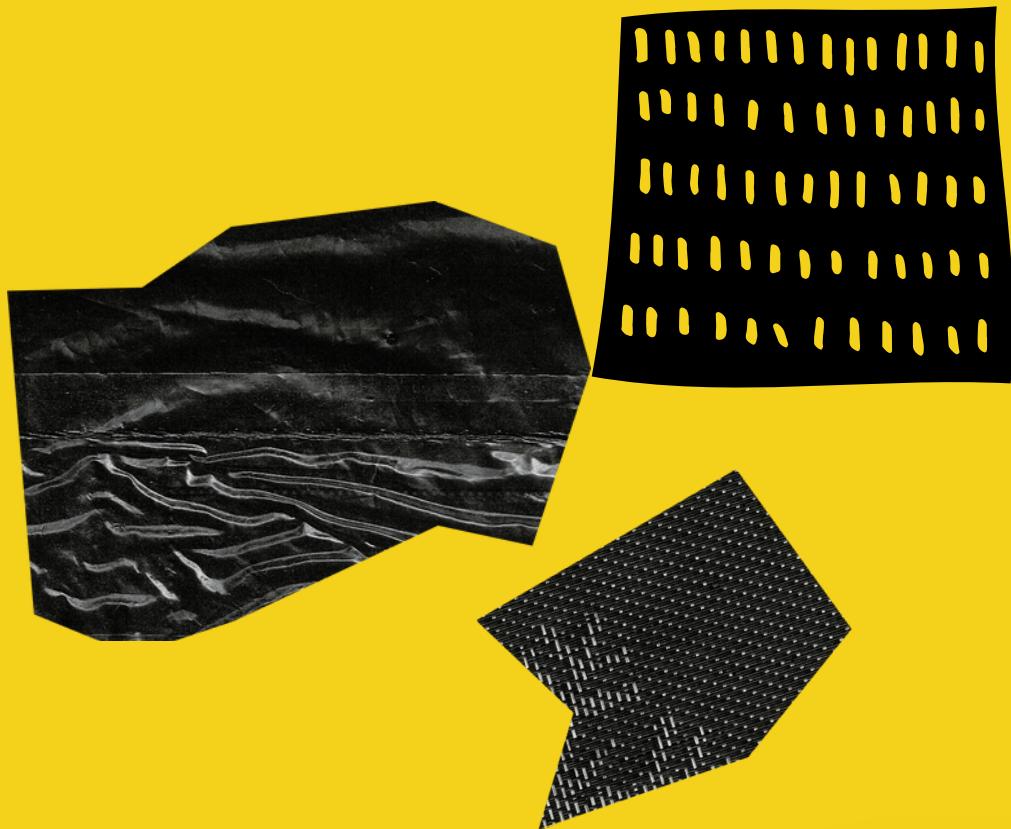


科技、言语与真相 ——2021年都柏林戏剧节 剧作《指鹅为鸭》短评

鱼市：新戏剧剧院，都柏林布兰察斯镇
Draíocht 艺术中心，2021年10月8日

赵承运



科技 言语与真相

编者按：

赵承运现为都柏林圣三一大学戏剧系的博士生，因此我邀请他为《嘤鸣戏剧》的“欧洲戏剧前沿”栏目写一篇剧评。他评论的剧作《指鸭为鹅》（Duck Duck Goose）是去年都柏林戏剧节的演出，我们去年观看这部剧时偶遇导师Brian Singleton，他告诉我们编剧凯特莉奥娜·戴莉（Caitríona Daly）也毕业于圣三一大学附属的里尔戏剧学院（The Lir Academy），这段巧合也促成了这篇剧评背后的关联。戴莉还曾深造于伦敦的皇家宫廷剧院（Royal Court Theatre）的编剧项目，她的剧作不仅出演于都柏林，也踏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我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篇剧评管窥学院体系培养出来的都柏林年轻（女）作家的剧作风格。

陈超美



Image © Ste Murray

2021年9月至10月间，由凯特莉奥娜·戴莉（Caitríona Daly）编剧，吉姆·库尔顿（Jim Culleton）执导的戏剧《指鹅为鸭》（Duck Duck Goose）于都柏林戏剧节上演。该剧以2018年2月爱尔兰臭名昭著的“橄榄球球员性侵案审判”（rugby rape trial）为背景，试图借一名旁观者克里斯·奎因（Chris Quinn）的记忆还原并探讨该事件对相关人员所造成的心灵伤害，厘清对环绕于科技、言语、真相之间的蔓藤。

“橄榄球球员性侵案审判”中，一名爱尔兰橄榄球运动员被指控性侵另一位年轻女性，但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然而，审判并没有平息民众的怒火，反而激起了爱尔兰及英国境内民众的愤怒，使他们对两性关系和司法体系产生怀疑。《指鹅为鸭》的故事与此案件几乎平行。戏剧开始于事发第二日清晨的记忆，简·斯卡莉（Jane Scully）问克里斯是否知道橄榄球球员大卫（Davey）的手机号，声称前一晚大卫强奸了她且将她的不雅照发送至社交媒体上，但消息很快就被清除了，因而事件的真相不得而知。克里斯随后询问了他的好友大卫及另一位橄榄球球员安迪（Andy），他们坚称没有侵犯简。双方各执一词，产生了戏剧冲突，克里斯相信了好友，在网上公开发表文章为其澄清，却遭到愤怒网民一系列的辱骂乃至伤害。因为他的发言，有激愤者闯入其父亲的公司泼洒油漆，电台采访中主持人

不断以诱导性话语质疑他的立场，约会对象顽固地询问他相关证据，甚至他的姐姐都再三劝其向公众道歉以避免进一步遭受伤害。虽然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最终大卫被判无罪，但民众依然认为性侵是无可辩驳的，于是大卫等球员逃往异国，克里斯也深陷于这一案件的余波中，长期处于抑郁之中。

显然，剧作者和导演并未表明对任何一方的支持，直至戏剧的最后，观众也不知道性侵案是否属实，但事件本身及其后续发展对所有涉案人员、乃至旁观者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而这一悲剧的直接原因正在于社交媒体的可修改性，即科技媒介的不可靠性。戏剧舞台由五面两米多高的手机屏幕环绕，正中间的那面屏幕滚动显示事发当晚社交媒体上的聊天及删除的过程，另外几面则充当克里斯内心的镜子，他时而向镜子中的自己诉说心里的迷茫，表现出对聊天记录消失的困惑，并因此在简和大卫等人一面之词间徘徊。可见，科技本该为揭露事件提供证据，避免真相被掩盖，然而科技媒介的易删改性使其复杂化，带来了更多曲解、误解的可能。一条被删除的信息，给简和网上民众抨击橄榄球球员性侵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为橄榄球球员大卫和克里斯开脱制造了借口。科技减少了误判可能性的同时，却又增加更多错综复杂的谜团，延长了确认真相的时间，这些特征很有可能对相关者造成更为持久且深远的心理创伤。



《指鹅为鸭》对揭蔽真相的探讨绝不仅限于当下的科技层面，而是深入挖掘言语乃至人性本身面对真相的不可知性的局限。

在克里斯的记忆中，我们可以通过其经历的两次对谈发现人类自身认知的局限性及其盲目的自信对真相的遮蔽，人们只听取自己所想要听到的，相信自己所愿意相信的，他们用言语的引导篡改真相。在电台采访场景中，主持人雷欧（Leo）为了给自己的节目制造热点，恶意将采访主题从“克里斯父亲的公司遭受非法入侵”转移至“克里斯参与或见证性侵案”，且试图歪曲案件描述从而给大卫等人定罪。

咖啡店约会一幕中，克里斯的约会对象玛丽（Marie）因曾遭遇过猥亵而对性侵话题敏感，她固执地认为新闻中所报导的性侵案确有其事，用一个个反问强化克里斯对其观点的认同，加深他内心的愧疚感。

显然，即便排除科技的干扰，言语这种长久以来便与人类身体绑定的符号系统同样给理解真相制造障碍。爱尔兰著名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早就在其剧作《等待戈多》中阐释了类似的道理：人类永远无法通过言语乃至任何外在行为认识真理，推说开去，即便是另一主体所说的言语亦然。作为身体的延伸，言语或科技这些媒介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都承担着表达人性的功能。



Image © Ste Murray



人类必然会因其人性本身的主观性及随之带来的局限性刻意扭曲、遮蔽真相，他们通过抨击他人的观点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借媒介之便为自己和利益相关群体谋求利益。正如雷欧所说：“十次中有九次，如果它的叫声像鸭子，那么它就是鸭子。”这句美国俗语不仅是对剧名的回应，更辛辣地讽刺了言语、科技等媒介对所谓“真相”的歪曲定性，对信息时代话语权的抢夺，是“指鹿为马”“三人市虎”等中国传统典故的当代阐释。■